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丛书之二

黄河浪滔滔



黄委会革委会政治部宣传处

毛主席语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目 录

- 黄河畅想曲..... (1)
- 引黄渠畔..... (12)
- 在黄河大堤上..... (18)
- 黄河浪滔滔..... (24)
- 春风吹绿黄河岸..... (31)
- 浪淘沙..... (37)
- 人民力量的丰碑..... (43)
- 黄河入海流..... (46)
- 黄河渡..... (55)
- 英雄奋力战黄河..... (64)
- 高村的铁堤..... (76)
- 高原绘新图..... (80)
- 天险炼红心..... (84)
- 新的万里长征..... (88)
- 延河新曲..... (98)
- 盐碱地上大葵花..... (104)
- 吴堡行..... (116)

黄河畅想曲

北京插队知识青年 由 岑

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我和一个同伴坐在黄河渡口上等候渡船。昨天，北京火车站的钟声还在耳旁迴响，而现在，渡船一来，我马上就要回到自己生活了三个年头的山村，就要回到三年来和我朝夕相处，教我劳动，教我战斗的贫下中农身边去了。想到北京四季青公社送给我们的优良菜籽将要在黄土高原上试验推广；想到中南海警卫团赠给我们的葵花将要在土窑洞周围幸福地开放；想到即将迎来的丰收；我的心啊，象要插上翅膀，要飞向河对岸那亲爱的第二故乡。

晨风还带有早春的凉意，在农村生活惯了的人自然会从这清新的空气里闻到一种使人再也闲不住的气味。黄土高原在甦醒，在新生。河边上修船工的铆钉声叮咚叮咚地敲起来，河面上几只运煤的驳船已开始来往，远近山塬上的一道道梯田在晨光中显得更加秀丽。滔滔黄水卷着数不清的漩涡，浩浩荡荡向东方天边流去，朝阳的光焰给河面涂上了一层金色。这一切多好啊！

我的同伴坐不住了，站起来把手伸进行李袋摆弄了一下——为了在窑洞里每天都能听到北京的声音，我们特地带回来一个很好的半导体收音机——顿然间，一阵气势磅礴的乐声象眼前翻滚不息的河水一般从收音机里涌出。

“快听，钢琴协奏曲《黄河》！”我惊喜地叫道。

那乐声浑厚激昂，铿锵嘹响，如风狂浪险扣人心弦，似千军万马势不可挡。

我一向非常喜爱这旋律壮阔的乐曲，每一次听到它，都会给我许多新的感受，新的启示。但是我还从未在黄河边上听过它，还从未面对黄土高原壮丽的景色，面对呼啸东去的黄河巨浪听过它。此刻，这激扬的音浪，这奔腾的波涛，还有那从北京到高原，即将去迎接战斗、迎接胜利的兴奋，一起涌到胸中，汇成奔放的思绪，化作滚滚的心潮。

听！这是“黄河船夫曲”！那震天雷鸣般的鼓声，那振奋人心的号角，那倒海翻江一样的雄伟气势，生动地描画出黄河船工们万众一心，与狂风恶浪殊死战斗的宏伟场面，一下子就引我想起了那个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夜晚……

那是前年的秋天，老队长领我们几个知识青年到黄河对岸的荒草滩上来割草，为冬季预备耕牛饲料。白天，大伙儿在宽阔的草地中奋战；夜晚，就枕着石头，数着星星，在黄水喧嚣的涛声中入睡。

一天，太阳刚落，气象骤变，空中会聚着阴云。不巧一个小同学发起了高烧，队长决定立刻送他过河进县城医院治疗。“我去！”“派我去！”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要求着。终于，老队长指定我和另外四个同学跟他抬着重病的战友上了木帆船。就是这一天，就是这个渡口，在黄河怒涛的严峻考验面前，我生平头一次经历了闯越急流险滩的搏斗。

我会游泳，我并不怕划船，当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参加过昆明湖的航海训练，但是昆明湖水的涟漪怎比得上黄河巨浪！那天傍晚，脚下哗哗咆哮的黄水奔腾翻滚，大风中

沸腾的浪花越船而过，我就象只在练兵场里打过靶的新战士第一次上战场，又兴奋又紧张，心不由得扑通通地跳起来。

木船拔锚起航，老队长稳健地掌着舵，他那久经风雨的身躯象钢打铜铸的一样，坚立在左右摇摆的船尾，一动也不动。我紧挨着他划左边的那把桨。老队长瞅见我面色紧张，便对我说：“是第一次吧？不要怕，真本领都是在大风大浪中摔打出来的！”在老队长的鼓舞下，我握紧了那支沉重而又结实的大桨。

云暗欲雨的黄昏，显得格外短暂，我们起锚不一会儿，天色就完全黑了。风越刮越得意，好象黑暗在给它助威似的。狂暴的夜风撕扯着我们的衣襟，卷着铜钱大的雨点向我们横扫过来，顿时大家就浑身湿透了，两眼被水花溅得有些模糊，“呼”地一声，我头上的草帽竟被刮得不知去向。

木船驶近河心激流，摇摆得更加厉害。突然，一个巨浪从左舷边涌起，重重地打在我的桨上。本来就不听使唤的木桨完全失去控制，狠狠向我的肋骨猛地一击，我身子不由自主，两脚朝天，“咚”地摔倒在船板上，紧接着又一个浪头呼啸着劈头盖脸冲下来，惊慌中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掉到翻滚的黄水里去了。这时，一支强有力的手臂揪住了我的胳膊，用劲往上一拽，帮助我又站定在船板上。睁开眼睛，我眼前是老队长那沉着、镇定而又严肃的面孔，黑暗中，我仍然看得见他那无所畏惧的目光直看着前方。

“站稳你的脚跟，挺起胸膛来，看准对岸的红灯，使劲划！”

这——是命令？是安慰？是鼓励？还是批评？我顾不得深想，只是感到，这句简单的话压倒恐惧和惊慌，使我明白

了许多生活战斗的道理，使我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我咬紧牙关，努力站稳了脚跟，挺起胸膛，扛住从头顶压下来的巨浪，睁大眼睛盯住对岸那盏光芒四射的红灯，拼命使劲地摇起浆来。

大家在老队长的指挥下，齐心协力，有节奏地喊着：“哟哟——划哟！”“哟哟——划哟！”我们信心十足地划手中的大浆，宛如策动刚健的战马在草原上风驰电掣般地飞奔，木帆船越过险滩，击碎浪头，颠簸着，朝既定的目标驰去……

收音机里的乐声渐渐转向高潮。《黄河船夫曲》在高昂激越的船工号子的主调上结束。这声音，压倒狂风恶浪的呼啸，冲破漫天盖地的黑暗，表达出定要胜利的信念。它象征着中华民族战无不胜、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象征着革命征途上战斗紧接着战斗，胜利紧接着胜利的豪迈壮举。

黄河——这个古老的名字，永远和我们伟大祖国联在一起。世世代代，你汹涌澎湃地奔腾向前，劈开多少山峰，汇集了多少支流。无尽的艰难曲折，险滩峡谷，都挡不住你前进的步伐！远古时代，黄河哺育了我们的祖先，灌溉了我们的中原沃土；近代人民革命史上，黄河谱写了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锤炼了万千的英雄儿女。黄河——你不愧是我们民族的母亲河啊！你壮阔的气势，就如同中国人民的光荣革命传统；这雄壮的乐曲，正是我们民族光荣传统的伟大颂歌。

啊，黄河！当我还带着红领巾的时候，就在历史课上听到过你的名字；在地图上看见过你横贯我们辽阔国土的躯干；“黄河万里触山动”，“洪波喷流射东海”。古往今来，

你磅礴的气势受到多少人的倾倒，引出了多少奇伟的诗篇。那时候，我就对你，对我们伟大的祖国满怀着无限热爱的感情，我是多么希望能亲眼见到你啊！

一九六五年暑假，一个难得的机会，使我踏上南下的火车，旅途中我结识了现在并肩战斗的老队长，他那时刚刚在北京参加过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满怀着学大寨赶大寨的坚定信心返回岗位，恰巧和我同车厢。

老队长五十多岁了，身穿粗布衫，头系白毛巾，腰骨硬实，性情豪爽，一路上讲的尽是黄河岸边的故事，驱日伪，打美蒋，合作化，学大寨……一件件，一桩桩，冲散旅途的寂寞，激起车厢里青年们对黄土高原的无限向往。老队长还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一首近年来在黄河两岸流传着的歌谣：

“三门已破大闸开，锁住黄龙锁住灾。愚公一代接一代，定教清水天际来。”这首歌，道出了祖国人民的豪情壮志，道出了黄河对青年一代的殷切希望。

一日傍晚，我们正在餐车里吃饭，听斜对面一个外国人操着生硬的华语，问身边的老队长：“这里什么江？”

“黄河呀！”老队长自豪地高声回答。

“黄河？！”我赶紧掀帘外望。真的，火车正在宽广的黄河上疾驰，一根根桥栏飞快地向后闪过。放眼望去，土黄色水浪排山倒海，自天边滚滚而来，一泻千里，腾空而去。夕阳最后的余辉，在河面上映照出一道闪闪金光。

当时我的心胸，似乎一下子随着那河水沉得无限深，又跟着那浪潮奔得无限远！只觉得襟怀豁然开朗，充满了许多无以名状的奇思遐想……

我仿佛看见，饥寒交迫的奴隶在你身边揭竿而起，我仿

佛听见，农民起义的号角伴随着你的涛声冲垮腐朽罪恶的封建朝廷。我看见万山丛中，游击健儿举起复仇的刀枪，捣毁日寇血腥的炮楼；我看见解放大军的铁骑，跨过你的惊涛骇浪，追击祸国殃民闻风逃散的蒋匪军……一篇篇英雄壮烈的历史，一幕幕不可磨灭的印象。黄河啊黄河，你永恒不断，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浴血奋战革命历程的见证；你波澜壮阔，是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斗争精神的象征。

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声中，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战斗号令在祖国大地传遍。农村在召唤，高原在召唤，革命老前辈的希望也在召唤，“愚公一代接一代，定教清水天际来”！我们顶着风雪，高举红旗又来到了黄河——我们民族的母亲河边，来到了老队长和无数贫下中农之间，在这里，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事业。

三年来，辛劳汗水洒河畔，亲手修出大寨田。那陡峭小壁上的羊肠小道，是我们练兵习武的好战场。阳光雨露中贫下中农的关怀教育，使我们在黄河边生根开花，不久将结出丰硕的果实。是的，黄河之滨战天斗地的一代新愚公，经过狂风暴雨的考验，脚跟站得稳，腰板挺得直，眼光看得远。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乘风破浪，革命的征途上我们永往直前！战旗我们打下去，越打越鲜红！战歌我们唱下去，一直要唱到全人类彻底解放的明天！

乐曲演奏到“黄河颂”了！它的结尾是那样的悠远明亮，宽广的音浪在眼前的黄水波上传得很远很远……

“我特别喜欢这一段。”同伴对我说，“咱们祖国的悠久历史都包括在这里面了。”原来，我的朋友也和我一样，完全进入了音乐深沉的意境。

“的确是！”我说，“但我更喜欢下面一段。你还记得吗？咱们到这儿来第一天听到的那笛声。……”

“黄河愤”的引子——一段明朗、清脆、悠扬的竹笛曲，吹出人们十分熟悉的陕北民歌“信天游”的旋律。我的心立刻随着它飞呀飞呀，飞向延安，飞到清凉的延河边，飞上巍巍的宝塔山，飞向黄土高原，飞到了我山村里的家！

三年前我们到这里报到的那天，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就听到一阵动人的笛声从山坡对面悠然传来。身边的同学高兴地对我说：“那是谁在吹笛子？这么好听。咱们真象是来到延安，来到毛主席身边了。”

正说着，就看见老队长打着红旗，青年们敲着锣鼓迎出村来。老队长拉着我们的手，抚着我们的肩说：“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到黄河边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就在这里，我们开始了完全不同于过去二十年的崭新的生活。多少个风雨停息曙光明朗的清晨，我们扛着锄头和乡亲们一道去上工，踏着田间阡陌，迎着金色朝霞。那地头挺立的白杨，那处处葱绿的村庄，那露水晶莹的禾苗，一切一切都和我们一起沐浴在旭日的霞光里，空气清新，风和日丽，到处欣欣向荣，每一片土地都蕴育着丰收喜悦的希望。多么美的家园呀！

然而，锦绣风光是来之不易的。你听，乐声低沉了，沉重的音响绘出旧时代黄河两岸的凄凉图景！多少年来，这滚滚浊流不知吞噬了多少村庄，淹没了多少良田！日寇白匪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黄河两岸人民的苦难比这高原上的黄土层还要深，还要重啊！

记得三年前的除夕，老队长让我们到他家去过年。在热

气腾腾的炕上，他给我们讲述了血泪斑斑的家史。

……那也是一个大年三十的夜晚，队长被迫出外去躲债，日本鬼子进村扫荡，一把火烧毁了他一家住了三代的破草窑。队长的父亲重病在床，竟被活活烧死！队长不满周岁的小女孩也没有逃脱强盗的残害，在冲天的火光和浓烟中，被这群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狞笑着挑在刺刀尖上……。听到这里，我们一个个都流下了悲愤的眼泪。

“我那女娃要活到现在，比你们还大了。看见你们就象看见她，想起她我就想起了你们。你们可要牢记住我们民族的血海深仇啊！”

老队长没有沉缅在悲痛里，他睁大闪亮的双眼盯着我们，炯炯有神的目光里蕴含着无限深切的期望……

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吃人的旧社会在黄河沿岸造成了多少劳苦大众的白骨堆！滔滔黄水掺合着两岸人民的滴滴血泪一起流淌。黄土高原在盼望，中国人民在盼望，盼望着中华民族的解放！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延安窑洞的灯火照亮祖国阴沉的大地，战斗的进军号从宝塔山上响起！青纱帐里举出了不屈的梭标，黄土路上扬起了抗日的红旗。黄河怒吼了！咆哮了！要报仇！要反抗！要独立！要解放！人民战争如巨浪翻卷，要将一切侵略者埋葬在大海汪洋！

战斗号角般的铜管乐伴随着钢琴坚定有力的独奏，果敢明快的“保卫黄河”的主调以排山倒海之势滚滚而来，乐声中数不清的英雄群象巍然立起。我情绪激昂，热血沸腾，好象看到英勇的战士挥刀跃马，旋风般从面前驰过；听见那万杆红旗呼啦啦飘舞的声响；好象看见地雷爆炸的火光，闻到确

烟的气味，听见排炮在怒吼，战马在嘶鸣；好象感到弹雨中抢渡黄河的战船在身下颠簸，看到漫天的抗日烽火燃遍了祖国四方。

乐声低，是游击队员机动灵活，隐现神迅的出击；乐声壮，是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时惊天动地的威武杀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取得了辉煌胜利！音乐声使我想起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忆起了许许多多铭刻心怀的英雄业迹。

我们在村子里，时常听乡亲们讲说当年抗日英雄的故事，老队长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的老队长，从小在黄河边长大，喝的黄河水，吃的河边粮，练就了一身好水性，就象黄河一样坚定顽强。那一年，日寇气焰嚣张，在村子里胡作非为，横冲直闯。有一天，几个鬼子接到命令要过河，听说老队长是这一带最有经验的船工，就硬要强迫老队长给他们摆渡。傍晚，正巧碰上黄河风大浪高，小船颠得非常厉害，驶到河心，老队长趁敌人不防，一纵身跃入黄水，小船失去了控制，顿时被翻腾的狂澜所吞没，几个罪恶累累的日寇很快就葬身河底……

音乐声里我看到老队长当年赤手空拳奋战日本强盗的英姿，想到了千千万万和老队长一样的英雄儿女。半个世纪以来，曾有过多少先烈在黄河边上前仆后继！今天，革命传统要年青一代接过来，革命精神要在我们身上开花结果，放射出新时代的奇光异彩！

愚公一代接一代，定教清水天际来。去年冬天，我们引黄灌溉的土地上出现了意外的塌方缺口。在最关键的时刻，只见老队长肩扛自家的大门板，高喊一声：“我跟来！”自

已就领先跨进了黄水泥坑，那一付钢筋铁骨的架式，好似顶天立地的擎天柱。紧跟着，后面闪出一个知识青年，扛来了我们新院的大门，他扑到老队长身边，那临危不惧的神态，如同万难压不垮的黑铁塔。两块门板对在一处，堵住缺口，我们一伙青年也都奋不顾身，跳进了齐腰的冰水泥浆。两代人心贴着心，肩并着肩，哪怕冰冻彻骨寒，腿上被冰碴和碎石划破了一道道的血口，我们的心底却洋溢着无比炽热的强大暖流，战斗的呼声似震天的冲锋号响彻云霄。

这不是普通的抢险，它标志着茁壮成长的一代新人已继往开来，它预示着革命青年在保卫黄河，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征途上将迈出坚实的步伐！

这时，收音机里的音乐发展到了全曲的最高潮，整个乐队以宏大的全奏音响充沛的激情奏出了“东方红”这首壮丽的颂歌。听到那以全乐队为背景的钢琴独奏，就宛如看到一轮红日在黄河波涛的烘托之下冉冉升起！啊，亲爱的朋友，在这全中国人民无比熟悉的乐曲声中，我们感觉到了什么？昔日星星之火，今天早已燎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驱日寇，打江山，号召我们上山下乡，练就成一代新人。此时此刻，听见这动人的旋律，我格外亲切地感受到了太阳升起的温暖。在东方红带来的光明之中，我蓦地记起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几个大字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鲜明，越来越夺目，渐渐地与东方红处的云霞一道，幻成一片黄河未来的光辉前景——河清有日！

河清有日，这是黄河儿女们日夜憧憬的幸福啊！乐曲雄壮的尾声，给我们带来无限美好的希望；不久的将来，黄河将更加青春焕发，革命精神将更加发扬光大，英勇勤劳的中

国人民将对世界革命创建出更加丰伟的功绩！

“上船喽——！”同伴一声呼喚，引我上了木船，我们肩并肩地站在船头。这时，在脚下浩荡黄水的咆哮中，那乐声依然久久地、久久地在耳边萦回，激励我继承传统，乘风破浪，永远向前。

（原载《北京新文艺》试刊第四期）

引 黄 渠 畔

刘承武

黄河变了。

“过去，我们怕黄水、恨黄水；现在，我们盼黄水、爱黄水。”

这句朴实的话，是引黄灌区人民胜利渠畔的一位贫农老汉给我们讲的。

这位老汉，满面红光，看样子不过六旬年纪，说起话来铿锵作响，简直象放小钢炮一样。我们在渠首参观时询问他的名字，他劈头就来了一句风趣话：“我和黄河同姓，你们就叫我老黄吧！”

在老黄同志带领下，我们登上了渠首闸的红色高楼，举目北望：一望无际的秋苗，随风飘荡，象绿色的海面翻着波浪；长长的水渠，飞越“海面”，象一条金光大道通向远方。渠道两侧，杨柳万千条，苹果缀满枝，好一派河畔风光。

人民胜利渠是黄河下游最早兴建的一项引黄灌溉工程，于一九五〇年勘查设计，一九五一年开始施工，一九五二年部分通水，一九五三年全部建成，可以浇灌豫北六个县市境内的六十万亩土地。

在闸房内，老黄抚摸着—个启闭机的摇柄，无限深情地介绍说，一九五二年十月，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黄河视察时，亲手启动了—这个启闭机，为豫北人民开出了幸福泉，说着

他领我们来到浪声滔滔的闸门口，只见金色的河水喷薄而出，翻起银色的浪花急驰而去。老汉双手捧起一捧黄河水，感叹道：“看，这一捧黄水，就是一捧黄金啊！”

我们人人都捧起黄河水仔细端详。不多一会儿，清汤从指缝渗去，手里留了一层泥沙，我把手伸到老黄面前，问：“这么多泥沙会不会淤塞渠道和良田？”

“你叫它淤它就淤，你不叫他淤它就不能淤！”

老黄的答话使我为之一惊。这时，我再次打量这位老汉，见他脸上水纹般的皱纹已经舒展开来。这刚毅的脸，果断的话，一齐告诉我们：黄河沿岸的人民再也不是黄河的奴隶，而变成了黄河的主人。

老黄引我们沿渠走了得长一段路，又拐了一个弯，到了他们村南的大沙窝。

这块地方，地处黄河故道，原来是飞沙不毛之地。“踏上沙窝路，无风亦起尘。蓬头织布女，赤脚讨饭人。”就是它在旧社会的写照。解放初，这里开种过一些小片地，可是有一度，由于受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曾经把它作为引黄的沉沙湖泊，结果不仅侵吞了大量的可耕地，而且加重了周围的盐碱程度。

“吃一堑，长一智。后来我们把湖泊沉沙改为条池轮流沉沙，利用黄河冬春沙多、汛期土多的特点，下层淤沙，上层淤土，改沙造田，获得了成功。”老黄津津有味地讲述着，并领我们登上了一条高坝。面前展现出三个长方形的沉沙池，左边的一个，是他领着治沙专业队在去年淤成的，现在种的玉菱已经吐出红纓；中间一块，是他女儿红梅领着红姑娘队刚刚淤成的，表面是龟盖状的胶泥板；右面的一块正在

放水淤灌，进混水，出清水。据老黄说，大伙发明的这种条池沉沙，能够作到灌溉、沉沙、耕作“三兼顾”，他们村通过淤灌把许多沙丘、坑塘淤平了，土质变好了，沙地粮食产量比改造前翻了四番。

“现在，社员们打埂淤地劲头可大啦！你们看，村村、队队都在打埂，争着淤灌，大家觉得黄河泥沙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淤地太慢太慢！”

老黄的话句句是实。看：远处起伏的沙丘上，已经植满树木，化为绿洲；近处宽阔的沙地上，社员们正在围田打埂，建造条池，用老黄的话说，叫做“给黄水泥沙修床铺”！

“黄水能够压沙，可会不会引起返碱呢？”我继续问道。

“你叫它返它就返，你不叫它返它就不能返！”老黄的答话好象配了乐谱一样。

接着，他把我们领到了村东碱洼地。解放前，这里是“冬春白茫茫，夏秋水汪汪，遍地蛤蟆叫，出碱不出粮”。人们都说这种地得了“水臌病”，从来不敢引水灌溉。

提起“水臌病”，老黄给我们讲了一段故事。

文化大革命前有一年大旱，老黄担任队里的水管员。他在党支部和广大贫下中农的支持下，破天荒地开闸放水，浇了东洼地，保住了好收成。可是第二年就发现次生盐碱加重。这时一小撮阶级敌人造谣说：“碱洼得了‘水臌病’，喝水越多病越重。”受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严重的人，也说引黄带来了盐碱化，主张平毁村东渠道，永远和黄河“断亲”。在党支部领导下，老黄和贫下中农与扒渠邪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战斗的日日夜夜，老黄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每天蹲在